

【台灣清華大學】

赴北京大學交流心得

中文博二◎甘能嘉

一、旅遊到生活

赴北大交換一事確定後，兩個博士班朋友決定送我一程。八月二十三日，我們一同抵京，宿安定門一家旅館。五天中，三人一起走訪了孔廟、國子監、頤和園、慕田峪長城、琉璃廠、故宮、北海公園、雍和宮、恭王府、南鑼鼓巷、王府井大街、老舍茶館、央視大褲衩、世貿天階等地；別人推薦的大董烤鴨、安縵下午茶、仿膳宮廷菜、東來順火鍋也一一攻略，如就一次旅行而言，可謂充實愉快。不過，當朋友因餐館服務員態度不佳而惹怒、街道髒亂而詆訶，或對富麗的世貿一帶發出印象式批評，一種抗辯衝動自內裡油然而生，意識到這一點時，我才確認自己已不是一個旅人，而是將在這座城中生活的人了。

朋友知我散漫、行事拖拉，於是這五天中，也領著我到建設銀行、中國聯通辦了銀行卡與手機號。將所攜的一筆人民幣存入銀行，確認提領方式後，心中也踏實多了。他們打趣說道：「到時其它交換生要去哪玩，你都去過了；他們要辦手機、銀行卡，你也跟不了。你會不會錯過什麼啊？」朋友的玩笑是一層隱憂，後來雖仍和交換生一同「新地重遊」，彼此之間仍有一些隔膜，不過也許不只是因「沒有一起行動」，而是一種代際差異。

在報到過程中，發現自己似乎是此次港澳台交換生中唯一的博士生。在宿舍管理中心一位老師問：「你想和本科生、研究生一起住南門，還是住西門外的博士生宿舍？」我雖想多認識一些來自各方的人，但也顧慮年紀與生活步調的差異，最終仍決定退回自己的世代，與一位同樣來自台灣的博士生同住。如今想來，雖不知錯過什麼，但這一選擇實維繫了這一學期我想要的生活。

在北大相遇的本科生，大概都與我初任教職時的學生一般大。一般如無人問起，我也樂於隱瞞自己的年紀與身分；但彼此初識，往往一開口便是學校系級，話題再稍加延展，這「秘密」也就無所遁形。不過，我以為這件事所帶來的些微不自在，應該也是雙方的。這一關係的確認，與隨之而來距離與話語的調整，也成了我在此學習的一門功課。

開學之初，我隨身攜帶一張校園地圖，在幾次路與路之間穿梭，尋找，折返，終於找到一條準確的路徑，作為其它支線的參照，作為判定方向的依歸。我的心中也出現了一個新的座標系，那是關於過去－未來、閱讀－書寫、老師－學生、台灣－大陸等關係的思索，在那之中，我找尋必要的「替代物」或「翻譯的機制」，從此認識差異，以及

混合狀態中的自己。

二、讀書和上課

初至圖書館，在二層人文社科區隨意翻開一本書：「人不可以隨心所欲，就是社會約束的合理性根據所在。在人肯讓渡自由的地方，且無力改變的地方，就是某種社會的必然性……這就是現實的人的生活。」筆記本中抄下的這一段話，如今重讀，只覺曲折又無甚深意，然而當時這之中一定有什麼打動了我。我記下這些，像沿途丟麵包屑的小孩，最終在月光下雖仍迷不復得路，但卻記住了一切的起點。

在宿舍看完趙薇執導的《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》後，興之所至想讀一讀原著小說，但此書已被借走，只好先看辛夷塢的另一本書《蝕心者》。這是我所讀的第一部大陸網路小說。書前有序，是編輯以辛夷塢此書為網路小說正名的一番說辭。

後來在中文所課程簡介中看到一門「網路文學重要作家作品研究」，順水推舟，便去旁聽了。這門課令人獲益匪淺，擴大了我所認為的文學研究應該關注的問題域，每一週的課程都挑戰了業已固化的審美模式。可以說，反思文學作品、文學性、作者和讀者的關係，既網路文學研究的「入門」資格，也是從事文學研究的人須時時檢視回顧的功課。網路文學研究使我看到豐富、駁雜、熠熠生輝的思想資源，以及作品本身折射出的變化中的中國。

在北大看今日中國，特別有一種歷史感。姜濤老師「1920年代中國的文學與社會」，帶人回到那一充滿意氣、激情的少年中國自由北大。1920年代走出傳統的導師與青年，他們對新社會的信念，帶起一股推動歷史的能量，這之中的主流、支流與暗流此消彼長，這之中的聲音，穿過歷史依然鏗鏘地在一代一代間作用。每每有這一番浪漫的感懷，不禁又想到當代卓越的網路小說家，也正用新的媒體、新的語言、新的關係，去影響、帶動龐大的受眾心理。神思飛遠，百年後這一議題或也會如五四一般，引起巨大的回響也不一定。

歲末之際，在國家圖書館四層縮微文獻閱覽室讀1947-1949的濟南《平民日報》，搜尋一位詩人的少作。也許是詩人當時用了其它筆名，這一番查找毫無所獲，然而，那一風雲變色的歷史前夕，在日常中隱伏變動的情節，仍讓人心繫記掛。我行走在「他們」的生活中，訝異那些新聞、社論、副刊、廣告、影劇所構成的世界，與我們的生活何其相似。但「他們」如何知道呢？有一天有一個陌生人坐在昏暗的座位，抄寫他們以為的平凡的一日。

也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的轉折下，我和很多人一起走進了計璧端老師的「兩岸文學關係」中。像剛出生的嬰兒忽而打開視聽，我在這一門課上認識了一個新的世界——那

不只是文本的、歷史的世界，而就是一個體驗中的世界。我的同學們熟稔地道出他們脈絡下的中國文學，而我則在那些敘述中，覺察到一種主體的聲音，是的，「中國文學」不再是一個他者之物，也不是中台參照下的對應物，它就是它，那麼自然地生長在大陸同學們的血液、聲音中。而我也在這之中看到了屏蔽，看到了各自意識型態下彼此的局限——當大陸同學以簡易的邏輯歸納、判斷對岸的文藝政策時，出於一種學術研究的反思，我不禁也緊張了起來，自己是否也曾如此大意地看待對方？

三、日常與非常

「.tw」和「FaceBook」一如貓膩《將夜》中的「不可知之地」，唯氣海雪山諸竅暢通者，能往赴修行。在友人幫助下，借得台灣交通大學 VPN 帳密一組，手機則下載註冊 DroidVPN，如此才不致成為虛擬世界中無臉失鄉之人。

這一片網路世界固有禁區，禁區之外，卻也是初見的遼闊。土豆、搜狐、當當、amazon.cn、豆瓣、起點、大麥、知乎……，遊走其間，閱讀、觀影、購書、提問、發文、訂票，在這一龐大的網絡中，我看到中國的另一副面孔，那是蓬勃、現代、便利、人聲鼎沸、資源永無殫竭的中國，那樣的情態與北京、與北大不太一樣，它似乎比這兒的日常更鮮活，更近於真的生活；或者說，它成了現實的上層結構。

離線走出寢室，來到平凡的一日：上課（一教、三教、理教）、吃飯（各食堂）、讀書（圖書館、博雅堂、野草、萬聖、中關圖書大廈）、購物（物美、家樂福）。有時看電影（百年講堂）、聽演唱會（工人體育館），有時一個人晃悠（新街口、安定門、芍藥居），有時也和同學一起出遊（天津、香山、青島、濟南）。十一期間與北大、清華的朋友一同到天安門夜遊、聊天、等升旗，又逢中國網球公開賽，也幸運地買到了低廉的票到場看了球。

重看這一日一日的相片，彷彿在看另一個人，蒐集了那麼多不同的體驗，當時卻有意保持一分淡漠的心，怕太過急切的面目，反而失了真正的眼光。

入冬的一日午後，信步校園，目見一堵紅葉編連的牆，遇一隻黑白交間的小貓。在罕有人至的庭院中，小貓跳至我懷中取暖，一時天地無語，時光低眉，只有人與貓的呼吸與心跳。這無心的相遇，似乎更值得紀念。這是日常中非常的一刻。

四、焦慮、恐懼，以及感謝

期末學伴劉璐約了一群人吃飯，席上和政大的 L 聊到我們共有的發言衝動——在我們「發現中國」的同時，似乎也發現了自己的責任，我們迫不及待地需要言說，需要透過向台灣的友人、向我們熟悉的一群，說明我們所處身的環境，如此才能平息心中的焦

慮。

這是北大，這是中國，不是從「大陸觀光客」身上看到的中國，也不是新聞、學術場合中經由影像、文字中折射的地域。這裡與台灣有著特殊的關係——不只是歷史的、政治的、經濟的、文化的，而是一種體驗的、感知的關係，明白有如此龐大的一群人，他們以自己的意志，努力過生活；他們有自己的歷史，可以笑罵批評；他們一樣有 **fashion**，有娛樂，而且追得很徹底、很投入；這兒有粗鄙的人，也有國際範兒的人，有插隊、闖紅燈的人，也有禮貌、親切的人——然而這些人一直以來只被片面地、印象地認識，平面化地對待，「這是不可以的」，似乎有這麼一個聲音驅使我們去說明，去遮撥長久以來我們眼前的隔膜，避免只是在抽象的對峙的格局中，過於簡單地理解對岸的面目。

然而這一發言衝動，仍須小心地控制，須尋覓合適的語言、節奏與腔調，在合宜的時間開口。這當然源於另一種恐懼——只要行止「親中」，輕則被指為遭「統戰」洗腦，重則甚至可冠之以「賣台」的罪名，這一風氣在台似乎也已久矣，幾乎使人忘了這種「愛台灣」與愛黨、愛毛、愛蔣一樣，都是扭曲的意識型態，而這排斥異己的暴力，正是恐懼的反面。

也許我們還是應該害怕——對巨大的集體、作為符號的中國，但對一般人——在北大、北京、河北、天津、青島、濟南、杭州認識的人，對那些多少已與我有親的名字，我只願心存感激，一點敵意也不必。感謝北大交換生之家，陸惠、劉璐二位待我尤其細心、溫暖；感謝負責交流事宜的任老師、宿舍管理中心的黃老師，中文系的魏赤老師，此一學期我所選修、旁聽的諸位老師——邵燕君、姜濤、計璧端、陳躍紅、李鵬飛老師，以及課上令我印象深刻的同學們——林品、王玉王、李強、劉沁等；感謝來自各方齊聚北大的交換生——東海的盛翊、文瑄，政大的其錡、湘寧、宜賢，成大的怡婷，以及香港的嘉倫、豆丁、Jessica、Wilfred，一起旅行、聽課，彼此分享資訊、提醒加簽，也相互關懷；感謝在 M 認識的王明喆，讓我感受親切善意；感謝在十一等升旗時一起聊天的清大留學生小幡正博，讓我決定開始學習日文；感謝在天津為我們指路導引的阿姨，讓我們知道還是有人付出不求回報，只為彼此開心。這一趟旅程太長，是路長，也是心中迂迴的軌跡，每一個在路上心中遇到的人，都使我有了成長，使我能修正自己、提升自己。我知道這不只是一次知識的學習之旅，而也是一次人生轉變的契機，希望這只是一個起點，我將越走越遠。